

夷

堅

志

夷堅丁志卷第十六 十九事

胡飛英夢

淳熙二年鄉士張玘赴省試詣  
試罷具酒炙約同往

考紙錢致謁願旦

司一、

上言

其後門人呂川作

湖湘旱府帥張安國

邦人或曰東明石像觀音夙著顯應

說禱之果雨於是議飾殿宇以備他日祈禱之地蔡攢適在殿後乃語其孫衛使徙之衛喜於

水時得安厝卽卜地今役及啓棺改斂皮肉消  
已盡獨心骨上隱起一卍字高一分許如鑿  
所就聞者異焉

王師愈  
齊賢說

### 鄭生夫婦

鄭毅夫內翰姪孫燿爲林才中大壻成親四  
年生一男一女伉儷甚睦鄭因入京遇一元節  
先一日將游上清宮偶故人留飯食牛脯甚美  
草不至宮才觀燈殿上忽覺神思敞閃亟歸已  
發狂妄語手指其前若有所見曰

殺此人當時有男子在旁見用藥

旁人乃令妻也呼問林氏亦約略能記憶中毒者責罵之頗峻林氏曰本非同舉意何為及我其人曰因何不言自是鄭生常如病風數歐詈厥妻無復平時歡意不能一朝居林卿命女此離歸家冤隨之不釋遂為尼鄭訖為廢人後出

小著僧服死於無錫縣寺

### 黃安道

番陽士人黃安道治詩累試不第議欲罷舉為

往來京洛關陝間小有所贏逐利之心遂固  
方自京齎貨且西適料詔下鄉人在都者交責  
之曰君養親忍不自克而爲賈客乎不得已同  
寓一寺夜夢人著道服仙衣据案坐前有簿書  
呼語之曰此先輩榜黃意其神也再拜哀禱求  
知姓名仙問汝誰氏子何許人具以對乃啓簿  
葉指一黃夏示之曰君也對曰姓是各非恐  
必不然仙曰是矣至于再三黃始沉思曰然則  
當易應之耳謝而且退仙又曰典謨訓誥是

汝及第時黃寤與鄉人語疑所治經復不同或  
勸使併改經遂名寤而以書應舉即預薦到南  
省第二道義題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果登第

### 兵民放鰾

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鬻鰾爲業日贏三百錢  
甲嘗得鰾未賣夢人哀鳴曰念我有子言至再  
四驚而覺無所覩燃火照尋聲在桶內一鰾仰  
頭噉喙審聽之口中如云念我有子者甲遽悟  
曰賣爾求利本非善圖即默發願改業明日又

以當所贏錢與乙而併買其所負者放諾江  
迎水引首隨之久而不去甲祝曰我坐貧故不  
念罪福今既放爾而相逐不捨豈非尚有怨乎  
應聲而沒既空歸其妻以失累日所得諾之曰  
必以供飲博費窮詰不已始具告之殊弗信是  
夜別夢數十人言汝欲圖錢作經紀盍往某路  
二十里間當可得既寤憶所指非人常行處試  
往焉約二十里草蔓邃密中似有物視之得舊  
開元通寶錢二萬如宿藏者欣然拜受負以還



用爲本業家遂小康

仙舟上天

馬忠玉隨其父爲金陵幕官七月中家一女一婦同登舍後小樓天色約未申間仰空寓目見一舟凌虛直上數道士環坐笑語須臾扣大表天爲之開色正赤舟徑由開處入天即合無尸而開處尚赭赭如霞忠玉聞而往觀但猶見一道赤色耳

雷丹

大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  
事風雨忽作雷電掬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  
火塊迸走有飛光大如燕自勅書樓過而南須  
吏稍息外報縣南村中民饒相家貯穀倉遭

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此而燃月餘方止倉  
及穀皆燒燹如甃狀後數十日有商客類道人  
過其處以石擊所燒倉倉中敗穀堅如石成五  
色或如蜂蝶蚓螳龜魚蠶蛾之類或猶是穀穗  
客取數品藏去焚香三前及取碎末於盥內

研細酌溪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此雷丹也凡  
有禍有病者此悉能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  
病崇輒愈取之幾半饒氏方知愛惜設杙遮闌  
衆乃不至而自外至中心皆成佛象侍衛羅漢  
儼然徒歸居室供事智甫遣吏往求但於裂罅  
中得類物形者少許而已饒相官爲率府率

酒蟲

齊州士曹席進孺招所親張彬秀才爲館客彬  
嗜酒每夜必寘數升於床隅遇其興發暗中一

引而盡無此物則不能聊生一夕忘設焉夜半  
大渴求之不可得忿悶呼躁俄頃嘔逆吐一物  
地既乏燈可照倦極就杭安眠達旦諸生畢

似未起往視之見床下塊肉如肝而黃上  
小猶微動諸生曰先生不夙興索飲而困

出此蟲乎取酒沃之唧唧有聲

式之亦然始悟平生

跪膝若有

食血筒處忽水

口匪小大不等張甚驚尚疑

食及烹肉就貨乃不能切皆有

石滿其中皮肉胃藏盡然始知舍利也

罷業哀從來所弃牛骨并人利作一

之

雞子夢

果平董瑛堅老之父知澤州凌川縣縣素荒寂

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每以飲饌蕭索爲苦會  
將嫁妹郡官寄餉乾寥牙雞子三十枚大以爲  
珍珠食其七而留其餘挂於堂內梁上已而妹  
壻至庖妾請以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  
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著裙帔而跛足旦起  
頽面妾持义取所挂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  
乃捨之遍求牝雞於同官家分抱焉皆一一成  
雞唯一雌病脚董自是不殺生

右八事皆董堅  
老相授云其

君少保川也  
故皆遠年事

浙西提舉

司馬漢章綽紹興二十七年自浙西提舉常平  
罷其幹官張某夢人告曰司馬復得舊物矣旁  
又一人言乃其弟季思叔也張馳以白漢章且  
賀其擢序不久繼邸報至除國子監朱丞墳  
名字正同已歎其驗朱公即福州相君也陞  
日留為右正言而謝景思得之與季思名同鬼  
神善戲人如此

胡邦寧

宜春人胡邦寧爲江西劇盜出沒吉州之西

山官兵追捕不能獲積爲民間巨害累歲乃就擒既磔死於豫章本郡發夷其父冢尸已槁未盡壞當心有白螿穴宛然如一劍但未脫鞘耳其子盜弄池兵宜

鉞異哉

二事皆漢章說

祝鑰二刀

縉雲祝鑰乾道壬辰春就銓夢人來報之中第三等又有持二刀授之考既榜出中選如夢迨注官射隆興之新建尉建昌之廣昌南劍之劍



浦主簿凡三闕竟得劔浦乃悟二刀之兆

### 國子監夢

汪安行徽州績溪人既改官調知廬州舒城縣闕到而代者再任汪欲走都下別謀之到郡見教授林文潛同年生也勸之曰二年缺正自不易得何以易為汪即有歸志夜夢人促其行云已得國子監差遣矣寤而喜語其僕復決行計至都數日乃被勅差充國子監別試所謄錄對讀官給本監講堂印一紐所謂差遣者乃如此

孰謂小事非前定乎

龍華三會

汪安行爲蘄州教授乾道辛卯秋校試廬州得  
一卷文理甚優可居前列而誤用一龍龍二

董州教授時仗堅謂當  
未有之

三會也。

旁僧解之曰此微事

且；

二方勉為書庭謝去遂覺乃驗士

葉芮江舟

葉岳字子中信州玉山人自會稽渡錢塘至江岸同待渡二百人其七十人立墩上餘皆赧赧

水濱值潮勢甚大水濱之人急回就岸已爲濤  
所溺潮將至墩衆惶惑相視無所逃命俄一舩  
從西來有出舩邊促篙工急救墩上官人者岳  
即登其舟隨而登者三十輩皆獲免半濟岳謝  
問姓名乃芮國器祭酒之子

何爲得得見救芮云衆

後數年岳侍兄

大江先已

亂危

人皆倉卒

事皆祝  
養直說

玉真道人

高子勉

荷

世居荆渚多貲而

萬貝美妾寘諸別圃作竹樓居之名曰三

人日游其間有佳客至則呼之侑席無事輒終  
日閉關未嘗時節出嬉歷數歲當寒食拜掃子  
勉邀與家人同出辭不肯強之至再三則曰主

公有命豈得終違我此出必凶是亦命也子勉  
怪其言但疑其不欲與妻相見竟使偕行玉真  
乘轎雜於衆人間甫出郊上冢者紛紛適有獵  
師過前真戰栗之聲已聞于外少頃雙鷹往來  
掠簾外雙犬即轎中曳出之齧其喉立死子勉  
奔救已無及容質儼然如生將舉尸歸始見尾  
垂地蓋野狐云此事絕類唐鄭生也

王齊賢說

臨邛李生

邛州李大夫之孫元夕觀燈惑一游

不暫捨女時時回首微笑若招令出郭

又一男子同途適素所善者以爲得侶竊自喜  
徐行至江邊男子忽捨去女不從橋過而下臨  
水濱李心猶了然頗怪訝亟往呼之女從水面  
掩冉而返逼李之身環繞數四遂迷不顧省乃  
携手凌波而度徑入山寺中趨廊下曲室屋甚  
窄幾壓其背不勝悶極聲大呼寺僧固知所謂  
秉炬來訪蓋誰家婦敢堂李踞卧于上如欲入  
而未獲者僧識之曰此李中孚使君家人也急

扶掖詣方丈灌以藥到明稍甦送之歸凡病彌月始愈司馬漢章乃其妻鮮于夫人之外弟也

吳氏迎婦

樂平吳璞女嫁德興余寧一有子娶婺原張氏女爲婦余生死吳繼改嫁後十年亦亡余家老婢晝夢人來謂己曰吳夫人具采舟在江中遣我迎婦及汝婢夢中固拒不肯往婦獨命車隨其使登舟未數月婦小病遽不起時淳熙元年



也婢至今存

夷堅丁志卷第十六

夷堅丁志卷第十七 十二事

甘棠失明

番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道人頎而長著黃布袍顧棠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適來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

江岸岸先橫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挂金書牌刻  
勅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向所未  
覩道人云汝失明久今夙緣相值當爲汝醫棠  
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  
強令仰卧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搜攬眊  
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  
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甌中湯半杯與飲  
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卧如初棠知無可柰  
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眊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

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邸爲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棠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爲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

瑠璃餅

徽宗嘗以北流離膽餅十付小璫使命匠範金托其裏璫持示苑匠皆束手曰真金於中當用

鐵 熨烙之乃安貼而是器頸窄不能容又脆  
薄不堪手觸必治之且破碎寧獲罪不敢爲也  
璫知不可強漫貯篋中他日行廬間見錫工鈔  
陶器精甚試以一授之曰爲我托裏工不復擬  
議但約明旦來取至則已畢璫曰吾觀汝伎能  
絕出禁苑諸人右願屈居此得非以貧累乎因  
以實諭之荅曰易事耳璫即與俱入而奏其事  
上亦欲親閱視爲之幸後苑悉呼衆金工列庭  
下一一詢之皆如昨說錫工者獨前取金鍛治

薄如紙舉而裹餅外衆咄曰若然誰不能固知  
汝俗工何足辨此其人笑不應我剥所裹者才  
于銀箸上插餅中稍稍實以承揜餅口左右頰  
相之良久金附著滿中了無罅隙徐以爪甲勻  
其上而已衆始愕相視其人奏言瑠璃為器  
豈復容堅物振觸獨水銀柔而重徐入而不傷  
雖其性必蝕金然非目所睹處無害也

上大喜厚賚賜遣之予又記元祐間中官宋用  
臣謫舒州郡新作大樂鼓甚華飾以金采既登

架旁鑲忽斷欲剖之重惜工費宋命別爲大環  
改其股爲鎖鬚狀以鐵固鼓腹之竈使極窄即  
敲環入竈中纔入而鬚張遂不復脫是皆巧思  
得之於心出人意料者

前事劉子思說

### 表仲誠

丹陽表仲誠字自右正言外補已而爲江東提  
刑夢人告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其義如何夢  
中不能答明日以語館客范存誠存誠曰下文  
蓋云命世亞聖之大才真吉夢也未旬日表得

風疾卒于官識者始解之曰二句之上云有風  
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袁所歷官及所得疾皆  
見於是矣何物黠鬼司夢能戲弄人如此時乾  
道三年

閻羅城

襄陽南漳人張腆居縣之鴈汭世工醫紹興十  
八年夏夜夢自所居東行二里許過固城鋪北  
上久之入大城出北門登溪上高橋橋上水中  
人往來如織見其妻鄭氏亦涉水登岸欲前同



途轉眴間已相失俄別至一城同行者莫知其  
數腆已入門回問戶者此何郡縣曰閻羅城也  
腆知身已死甚悲懼彷徨無計不覺又前進至  
階北見大門三楹與衆俱入過百許步復至一  
門五楹金碧照耀頃之又過一門塗飾益華兩  
廡下對列司局正殿極高大垂黃簾腆且行且  
觀至東廡吏舍門內頽舍中人悉冠帶或朱或  
紫前揖之了不相應獨一緋衣者微作荅腆立  
移時緋衣頗相憫以足撥一甌云可坐此坐未

定妻忽立於門外相顧皆漠然頃之一人自殿  
簾出著黃背子背拱手仰視屋桷移步甚緩若  
有所思久而復入腆問何官緋衣搖手低語曰  
此閻羅天子也腆曰適觀狀貌與人間所畫不  
同却與清元真君甚相似言未既殿上卷簾呼  
押文字羣吏奔而往下列囚甚衆或送獄或枷  
訊或即放去度兩時許人去且盡腆在吏舍遙  
見其妻亦決杖二十但驚痛垂涕而已須臾簾  
復垂吏還舍解衣半坐半卧緋衣指腆謂同列

曰此人無過何不令還衆皆默然又言之乃曰  
公欲遣去何必相問其中一人云渠雖欲去三  
重門如何過得緋衣戒腆曰外面如有人相問  
但云司裏令喚獄子腆遜謝而出每及一門必  
有問者如其言即免復尋舊路急行將近屋東  
橋下跌水中而寤雞既鳴矣呼其妻亦矍然驚  
覺語所夢無不同者妻罵曰我方受杖時君在  
旁略不顧我情如路人豈可復爲夫婦遂各寢  
處才數日鄭氏胷下忽微瘡繼生巨瘡痛不堪

忍凡十日膿始潰又十日方瘡腴慨然弃家詣均州武當山從孫先生者訪道越十七年乃亡穀城醫者王思明與腆相好景裴弟官襄幕得於思明云

王楨不飲

嚴州觀察判官王楨京東人每與人燕會酒不濡脣同官皆疑為挾詐云得非陰伺吾曹醉中過失售諸長官以資進身計乎益久稍以獨醒侵之楨長歎移時愀然曰久欲祕此事諸君既

相疑敢不盡言即袒衣示之背兩瘢相對如嘗  
受徒刑者徐而言曰三年前疽發於背甚惡一  
日瘡劇冥冥不知人或呼使出外到官府中有  
据案見詰曰汝曾爲某州幕職乎對曰然曰某  
時某事某人不應坐某罪汝何得輒斷之對曰  
此郡守之意摺持之連日嘗入議狀爭辨至遭  
叱怒訖不能回公牘始末具存恨無由取至爾  
主者命左右云云一卒趨而出俄頃已持文案  
來主者反覆閱視喜曰汝果無罪幾誤殺汝今

遣汝歸呼元追吏護送吏頗賢泐路款語力戒  
曰回世間切勿飲酒問其故不肯言及寤腥血  
交流瘡已潰即日遂瘡性本好飲思冥吏之戒  
不忍再速死也聞者皆慘懼自悔云

淳安民

嚴州淳安縣富家翁誤歐一村民至死其家不  
能訴民有弟為大姓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為  
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為人弟即具牒將詣  
縣方君固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已而答曰此我

家僕何敢然當諭使止之彼不過薄有所覲耳  
為喚僕面責且導以利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  
錢百千與僕別致三百千為方君謝纔數月僕  
復宣言翁又詣方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  
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邑懲治之翁懼  
泄乞但用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  
適得中都一知舊訊倩市漆二百斤倉卒不辦  
買翁幸為我市當輦錢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  
許茲細事吾家故有之何用言價即如數送漆

明年僕又欲終訟翁歎曰我過誤殺人法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距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為鄂州蒲圻宰白晝恍恍於廳事對羣吏震悸言曰固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速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語仆地卒吏以所見白始知其冥報云

薛賀州



鄭人薛銳仲藏爲賀州守晚治事且退意緒忽昏昏不佳枕胡床假寐或揖其前請行身隨以出到某處他吏來言曰官人傳語使君使君大期甚不遠若自此不出仕前程猶未艾也薛寓會稽久生理從容宦情素薄聞之即應曰願自此不復仕吏即去俄復來曰官人欲得一文書爲證薛索紙筆書授之吏頷曰既已形於牘牘不可復悔矣遂去已而又來曰官人甚喜使君可歸薛惘然如夢覺即日上章乞祠官還越時

淳熙三年官為朝請郎為人言少須至大夫經  
郊恩任子當挂冠矣

後二年  
薛致仕

### 三鴉鎮

三鴉鎮在河北孤迫處

汝州魯山縣  
亦有三鴉鎮

鎮官一員

俸入不能給妻孥官況蕭條地多塘灤捨蒲藕

魚鼈之外市井絕無可買前後監司

嘗至有

運使行部從吏導之過焉入其治則官吏已悉  
委去無簿書可尋詰徘徊堂上顧紙屏間題字  
尚濕試閱之乃小詩曰二年憔悴在三鴉無米

無錢長養家每日兩餐唯是藕看看口裏出蓮  
花運使默笑而去好事者傳誦焉蒙城高公泗  
師魯紹興末監平江市征吳中羊價絕高肉一  
斤為錢九百時郡守去官漸漕林安宅居仁攝  
府事其人介而嗇意郡僚買羊肉食者必貪將  
索買物曆驗之通判沈度公雅以告師魯曰君  
北人必不免食此盍取曆竄改毋為府公所困  
師魯笑謝為沈話前說且曰亦嘗倣其體作一  
絕句云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

把魚鰕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聞者皆大笑  
林公微聞之索曆之事亦已

右四事皆  
高師魯說

### 劉堯舉

紹興十七年京師人劉觀為秀州許市巡檢其  
子堯舉買舟趨郡就流寓試悅舟人女美日夕  
肆微言以蠱之女亦似有意翁媪覺焉防禦不  
少懈及到郡猶憩舟中翁每出則媪止媪每出  
則翁止生束手不能施試之日出垂拱而天下  
治賦秋風生桂枝詩皆所素為者但賦韻不同

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復然既無所點  
竄運筆一揮未午而歸舟舟人固以為如昨日  
也翁媪皆入市獨女在生徑造其所遂合焉是  
夕生之父母同夢人持榜來報秀才為榜首傍  
一人曰非也郎君所為事不義天勅殿一舉矣  
覺而相語皆驚異生還家父母責訊之諱不言  
已而乃以雜犯見榜後舟人來其事始露又三  
年從官淮西果魁薦然竟不第以死

夷堅丁志卷第十八十二事

路當可

丙志載梁子正說路當可事云其父爲商水主簿路之父君寶爲令故見其得法甚的滕彥智云當可乃其舅氏蓋得法於蜀而君寶是其叔祖子正之說不然滕言嘗與中外兄弟白舅氏丐一常行小術可以護身者曰談何容易吾平生持身莊敬不敢斯須興慢心猶三遇厄當爲汝輩道之其一事云頃經嚴州村落間過舊

友方氏家留飲款洽日且暮里豪葉氏介主人  
來言笄女未嫁而為魅所惑撓凡以法至者  
沮敗以去敢敬請於公吾雖被酒固不妨行法  
即如葉氏喚女出既出端麗絕人默驚羨以為  
向所未覩女忽奮而前若為人所驅擁吾惘然  
變色急趨避于佛堂中女追逐至門乃反吾以  
鬼見困從其家求閒靜處將具奏于天主人引  
吾至西邊小圃一堂前後皆巨竹與所居相  
云此最潔清吾取篋筭朱丹符筆之屬寘几上

未暇舉筆俄蒙然無所知閉目審聽覺身在虛  
空坐處搖兀不小定蓋已見糜於竹抄食頃還  
故處則几按牕戶皆糞穢狼籍不可度未能  
與敵急喚僕肩輿出外行十許里適得道觀遂  
託宿精神稍寧始趨庭中望斗下焚香百拜謝  
過退而焚奏章留兩宿微似有影響遣一道流  
詣葉氏物色之歸云火昨從圃中堂起盡炳叢  
竹延及山後高林門前屋數十區并土地小廟  
皆煨燼吾知訟已直自還扣之一家長少正相



賀云女經年冥冥不知人今日如醉醒說去歲  
在房內見一老翁來爲媒妁出入數四又數日  
以金珠幣帛數合來已而迎一少年入與我爲  
夫婦明日挾我歸謁翁姑其他稱伯叔者又十  
餘人翁甚老呼謂衆曰吾家受葉氏香火幾世  
矣汝等後生肆爲不義禍必及我何不取諸他  
處乎少年曰此憑媒納幣而取之昏禮明白何  
所懼後數聞術士至必相與合力敵之往往告  
捷及路真官來翁又呼謂衆曰吾聞路真官法

力通神非常人比必不免衆亦頗懼 有喚我  
言真官叫汝我遂行衆皆從于後將至書院忽  
呼笑曰真官夸汝好盍往就之遂擁我以前既  
退翁問所以歎曰事已至此果能殺之則大善  
今禍猶在也適方會食門內火遽起煙炎亘天  
翁拊膺慟哭曰禍至矣以手推我出曰爲汝滅  
吾家我纔得歸火乃稍息常時所見室宇臺觀  
一切無子遺所謂行媒者土地也此事本末可  
畏如此吾幾受其害豈汝輩所當學哉彥智舉

此時尚有兩事未及言而卒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自是不適妻妾條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尚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詞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閣煙漫漫夜深人散萬籟息獨對清影憑欄干一聲長嘯

天宇知是殮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脩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回看往事一磁甌下視舉世俱亡羊嗟子局促猶軒冕知是盧敖游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三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河南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縊而死載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或疑其尸解仙云云東坡公作黃鶴樓詩紀馮當世所言老卒遇異人事王定國亦載之於書疑此

亦其流也

史翁女

南城人饒邠大觀間預貢西上遂留近京館于  
士人胡賈夫家胡亦貢士也他日同入京暮投  
道見老媪以黃羅帕髮執青蓋過門外類莊  
家人別有少女絕姝美相逐而去且行且晒光  
艷動人胡生惑之率邠躡其後甫食頃恍迷所  
如在前進可六七里至一豪民居登其門老翁  
垂白負杖出自言為史氏見客極喜迎肅殊有

禮節廳事上挂觀世音像香花奉事甚嚴盡  
光彩非人間筆旣夕留宿休僕馬于外二子請  
入拜其媪許之則逆旅所見者詢其故笑曰早  
携孫女訪姻戚薄暮歸不知二君在彼失於趨  
避深負愧怍頃又呼孫女出真國色也言談  
姿態穠生二子恍然心醉須臾引入中堂供  
張華楚治具豐潔賓主酬酢歡甚半酣胡試挑  
其女女欣然就之邠起便旋翁使乳婢秉燭從  
姿色亦可悅邠出盥手沃以水爲戲皆大笑

罷女侍胡寢婢侍邠寢皆熟寐及寒風襲人  
被衣起視東方已白回顧無復華屋洞戶乃在  
楓林古木間二子相視歎怖羣僕莫知所以  
然 恍歸邠竟不測爲何物妖魅也

紫姑藍粥詩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圃藝花子姪聚學其中暇  
日迎紫姑神作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焉意後  
生僞爲之而託以惑衆弗信也一日再至見執  
箕者皆童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

求詩箕徐動曰德林素不見信曷為索詩漫贈  
絕句云末豆應急用屑榆豈充欲嗜好肖趙張  
蒼皇救文叔衆不曉所謂復禱 神願明以告  
我又徐書云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  
唐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  
後漢馮異傳檢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官妓藍  
氏者家世賣粥人以藍粥呼之楠前夕方宿其  
館神因以此戲之云德林楠字也

劉狗糜



南城人劉生別業在城南三十里地名鯉湖時  
往其所檢視錢穀至則必留旬日徘徊不忍捨  
嘗赴鄰家飲中夜未歸守舍僕倦甚就卧主榻  
少頃見婦人衣二紅衫自外徑入登床熟視審  
非劉生罵曰爾何人輒睡于此僕應聲搏之眈  
手亟去翻身踰垣時月色正明隨逐之化爲花  
狗走出僕因是始疑主公留連不去之意蓋爲  
所惑也明日告鄰人則其家所畜者殺之剖腹  
中已有異方知其恠變如此後鄉人目之爲劉

廢人

右四事南  
饒居中說

張珍奴

張珍奴者。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吳興官妓而未審也。雖落風塵中。而性頗淡素。每夕盥濯更衣。燒香扣天祈脫去。甚切。某士人過其家。珍出。近見其風神秀異。敬待之。置酒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凡往來幾月。然終不及亂。珍訝而問曰。荷君見顧。不為不久。獨不肯少留一昔。以盡相歡。豈非以下妾猥陋。不足以娛侍君子耶。

不然人情相得不在是所貴心相知爾他日酒  
半客詢珍曰汝居常更何所為對曰失身於此  
又將何為但每夕告天祈竟此債爾客曰然則  
何不學道曰迫於口體之奉何暇為此且何從  
得師乎客曰吾為汝師何如曰果爾則幸也起  
更衣炷香拜之為師既去數日不至珍方獨處  
漫自書云逢師多時說些兒个及至如今  
悶損我援毫之際客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為者  
珍不荅而匿之客曰示我何害示之即續其後

云別無巧妙。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  
夾脊雙門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  
再三致謝自是豁然若有悟亦密有所傳授第  
不以告人然未知其爲何人也累月告去珍開  
宴餞之臨歧出文字一封曰我去後開閱之及  
啓緘乃小詞一首皆言修煉之事云坎離乾兌  
分子午但認取自家宗祖此下失煉甲庚更降  
龍虎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澆灌黃芽出土有人  
君問是誰傳但說道先生姓呂始悟其洞賓也

遂齋戒謝賓客繪其象巖奉事脩其說行之踰  
年尸解而去

袁從政

袁從政宜春人紹興庚辰登第調郴縣尉先是  
筠州上高陳氏女新寡來歸以妻袁夫婦相歡  
嘗有彼此勿相忘一死則生者不得嫁娶之約  
既之官未 秩陳亡不能挈柩歸但殯道旁僧  
舍之山下再調桂陽軍平陽丞遂負前誓更娶  
奉新涂氏女相與赴平陽道由是寺同年有官

於彼者爲具召之才就坐見故妻從外來戟手  
罵云平生之誓云何今反負約邪不捨汝矣袁  
但向空咄咄如與人言又呼從史令回城隍牒  
史駭愕漫應云已回牒了袁終席不復顧主人  
不告而起歸與涂氏說其詳中夜發狂出走涂  
追照以燭表吹滅之竟赴井死

賣詩秀才

張季直中原人待湖北漕幕缺寓居豫章龍興  
寺嘗晝寢恍惚間聞人拊掌笑曰休休得也

雲深處高卧斜陽驚起視之無見也再就枕

聞之張不敢寐走出訪寺僧僧曰昔年有秀才  
以賣詩爲生病終此室豈其鬼乎張悚然立丐  
休官不半年亦死及葬西山其地名得也岡云

右三事李  
叔達說

### 齊安百詠

黃州赤壁竹樓雪堂諸勝境以周公瑾王元之  
蘇公遺蹟之故名聞四海紹興戊午郡守韓之  
美通判時行之各賦齊安百詠欲刊之郡齋韓

夢兩君子自言爲杜牧之及元之云二君所賦  
多是蘇子瞻故實如吾昔臨郡時可紀固不少  
何爲不得預幸取吾二集觀之采集中所傳廣  
爲篇詠則盡善矣韓夢覺且愧且恐方欲取樊  
川小畜二集益爲二百詠會將受代不暇作遂  
并前百詠皆不敢刊

東坡雪堂

黃人何琥東坡門人何頡斯舉之子也兵革後  
寓居鄂渚每歲寒食必一歸紹興戊午黃守韓



之美重建雪堂理坡公舊路時當中春琥適來  
游夢坡公告之曰雪堂基址比吾頃年差一百  
二十步小橋細柳皆非元所汝宜正之夢中歷  
歷憶所指不少忘明日往白韓韓如其言悉改  
定他日有故老唐德明者八十七歲矣自黃陂  
來觀歎曰此處真蘇學士故基也

右二事  
韓守說

### 李芟遇仙

濟南李芟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  
暇則縱游湖山嘗欲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

迷路見青衣道人林下斲笋爰揖之道人問所  
欲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  
且來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  
所在芟皇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  
門下覺身逸行步如飛洎歸舍不復飲食

其從兄大猷莫爲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  
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  
至則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  
大猷爲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

報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唯繪象存

唐蕭氏女

殿前司遊奕軍卒李立以貪隸兵籍日為主將  
刈馬芻嘗至湖山深僻無人處遇女子秀麗姝  
少類仕宦家人自邀與合仍以衣服遺之自是  
日會其地且時致錢帛給用度立賴是少蘇其  
徒積訝之意必盜也共白主將密使察之無他  
故始疑其必有異遇因善術者宋安國試扣馬  
宋使呼立立至作法召女子亦來曰妾非今世

人蓋唐時蕭家女立宿生前乃白侍郎子相許  
結昏未嫁而妾不幸為洛中神物所錄遂弗克  
諧立福力淺薄展轉墮為馬曹然妾一念故未  
嘗捨也近者與神緣盡得自由遍求白氏子後  
身到此乃知為李立遂與償夙契憐其苦貧是  
以調給之爾宋曰汝所與物得非竊取乎曰非  
也皆取諸豪貴家有餘者宋曰汝可速去勿復  
顧戀恐詒後患吾當移文東嶽令汝受生女唯  
唯拜謝而退後果不復見立貧如初

右二事皆  
童敏德藻

說之

夷堅丁志卷第十八

夷堅丁志卷第十九十五事

留怙香囊

衢人留怙彥彊年二十餘進士及第調官歸鄉常獨處一室其地濱水水次皆芰荷景趣竒迥忽若有所遇家人莫得而知也第怪其入室即扃戶非溫清與賓客至輒不出入竊疑之而不問後因易衣浣濯家人得珠囊於帶間皆北珠結成而極圓瑩潔非世能有所串銀線柔軟光好不可名狀囊中香氣又特異持以叩所

自來不肯言伺間密聽之時聞弈棋下子聲遂  
作計啓關掩其不備乃一美婦人對局見外人  
至急趨入屏後就視之無所覩父兄意其鬼魁  
深以為憂呼方士巫者治禳百方終不驗而怙  
顏兒充壯了不類困於異物者及將赴官始絕  
不至所存珠佩其父遣擲弃海中怙生平康寧  
無疾至老嗜欲不衰年八十餘尚有少妾十輩  
官至中大夫年幾九十晚年人問昔所遇曰水  
仙也當時失不詢名氏無得而傳蓋得養生之

術於彼云

其曾孫清卿說

英華詩詞

縉雲英華事前志屢書然未嘗聞其能詩詞也  
今得兩篇其詩云夜雨連空歇曉晴前山重染  
一回青林梢日暖禽聲滑苦動春心不忍聽其  
惜春詞云東風忽起黃昏雨紅紫飄殘香滿路  
凭闌空有惜春心濃綠滿枝無處訴春光背我  
堂堂去縱有黃金難買住欲將春去問殘花花  
亦不言春已暮殊有情致故或者又以為神云



公安尉蔡  
聰發說

丁志九

二

卷九

### 黃州野人

黃州麻城縣境有泰陂山邵武人黃志從居之  
其地多茂林絕麓黃常自種藝其間百果粟豆  
成實每苦爲物所竊食密伺之見如人而毛者  
搏之則逝追之不及百計羅絡因結繩置壠間  
而獲焉初不甚了了養之數日始能言乃實人  
也公我某村陳氏子年四十餘靖康之難全家  
死于兵身獨得脫竄伏山間山有高崑可板援

藤蘿而上上有草如毯可覆飢餐中實木葉渴  
射澗泉飲之久而慣習遍體坐毛亦無疾痛忘  
其去家而居深山也且敏捷如猿猴黃與之食  
又強使受室久之膚毛皆脫不復輕趨人皆以  
爲若復縱之還山或可不死使之飲食者欲爲  
可惜黃不從時童邗直爲郡守外孫王仲共垂  
侍行見其事爲作野人記并詩云

史言命術

王垂仲共南城人紹興乙丑赴省試聞術士史

言方有聲往謁之史問知鄉里曰旦者仙郡李  
鼎周楠余去病石仲堪四先輩來問命言獨不  
取石君餘皆當高過又詢所業經曰習易史曰  
適南劔鄧暉先輩亦云治易此人今年當擢第  
語罷始推王五行曰母諱吾說君非但今茲不  
利後舉亦不得鄉薦歲在庚午當再舉辛未必  
成就也王不樂而退已而六人得失皆驗所談  
王後來事的的不差既廷對又與同年鄉人江  
秉鈞往謁史已不憶前事獨云二君復何問豈

非欲知高下耶然科級皆不高王君尚可居黃  
甲更有一說江君生乙巳帶格角殺必過房義  
養者二人相顧歎異蓋江本甘氏子來爲江翁  
後云暨唱名王第四甲江末等史生之精妙如

此右一事皆  
王仲共旣

### 玉女喜神術

邵武人黃通判自太平州秩滿寓居句容縣僧  
寺寺與茅山接一女未出適輒有孕父母疑與  
人爲姦然女常日不出亦無男子往來其家者

密詰之女泣曰兒實非有過但每睡時似夢非  
夢必爲一道士迎置靜室中邀與飲宴且行房  
室之事以至有身久負羞恨而不敢言也父意  
茅山方士所爲乃託故具齋悉集十里內道流  
使女自帷中窺之果某觀中道士頎然秀整類  
有道者擒問之具伏遂縛致于縣縣令考其跡  
狀曰某所行蓋玉女喜神術也命加械杻囚諸  
獄道士高吟數語未絕聲黑霧四塞對面不相  
覩少頃霧散唯五木狼藉于地道士不見矣

饒文

盱江丁僧

紹興初盱江城北十五里間黃氏客邸有僧過其家體貌軒昂云俗姓丁留數日白主人日入城中行乞夜即凡數月所得錢物亦分以與黃黃異待之相處益久出入無所疑問遂挑其妻妻年尚少有容質既喜僧姿相又以數得財故心許而佯拒之迨閣排僧闖而入房內無燈而自然光明僧衣金欄袈裟坐壁間青蓮華上

類世所畫佛菩薩然妻驚 佯禮僧遽躍下語  
之曰吾非世人將度汝汝勿泄即留與亂自是  
每夫出必往浸久黃知而詰之不敢隱盡以直  
告黃怒設計將捕治託故出宿密反人定後妻  
又詣僧摘語之曰我夫欲捉汝爲之柰何僧曰  
汝無憂闔戶就寢黃伏戶外側聽愈怒欲入而  
不可但呼罵之初亦相應荅已則其聲漸遠俄  
寂然無聞壞壁入藝火照之室已虛矣四壁朽  
如僧與妻及器物了不一存而窻壁牖戶無少

損處呼集鄰里追尋到明窅無音跡竟莫知所

向

建昌崇真觀  
士黃彥中說

### 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機鬼其神怪甚侷異多  
依巖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  
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  
獨脚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  
木石之怪夔罔兩及山獾是也李善注東京賦  
云野仲游先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皆是



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孤魅相似或能使  
人乍富故小人好之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  
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遇盛夏多販易材  
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  
祀賽惟謹尤喜淫或為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  
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猴獠如  
虯如蝦蟆體相不一皆趨捷勁健冷若冰鐵陽  
道壯偉婦女遭之者率厭若不堪羸悴無色精  
神奄然有轉而為巫者人指以為仙謂逢忤而

病者爲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卧不起如  
死而復蘇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戶與貴人驩狎  
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即發狂  
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  
神言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  
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紀十餘事于  
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馬監押解本吏人曹氏  
居室藉入于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爲所擾趙  
宥之之女已嫁與夫父行爲所迷至白晝出

與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撓亂

言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瀝正黑泱泱衣被中  
女竟死趙不訥妾年可三十許有姿態嘗奏

欲起髻忽為橫木所串閣于屋梁上絕叫求救  
人為解免便得病才數日死南城尉耿弁妻吳  
有崇孕臨蓐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呪吞符乃  
下鬼雛遍體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既嫁產肉  
塊如紫帛包裹衣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龔氏  
妻生子形如人而絕醜惡洎長不畏寒暑霜天

能溪浴翁一八郎妻虞年少乾道癸巳遇男子  
每夕來同宿夫元不知雖在房常擲置地上或  
戶外初亦罔覺但睡醒則不在床虞孕三年至  
淳熙乙未秋產塊如斗大弃之溪流尋亦死饒  
氏婦三在家為女時已有感既嫁亦來遂見形  
顏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語笑外客至  
則相與飮餽蔬果若家人然少佛之即擲沙磔  
作風火置人矢牛糞於飲食中莫不懼畏後遣  
歸其父母家禍乃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

十八妻周生子如猪狔毛甚長墮地能跳躑一  
死一失所在黃氏妻是夜遇物如墓而長大逼  
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青物類其父胡氏妻黃  
孕不產占之巫云已在雲頭上受喜神歡迎之  
不可爲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民李氏妾生子  
軀幹矧小面目睢盱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  
三弟皆然今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丘氏  
妻孕十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母欲出門胎必騰  
踏痛至徹心不出方止後產一赤猴色如血弃

之野毋幸獨存宜黃縣下潦村民袁氏女汲水  
門外井中為大蛇繳繞仆地遂與接束之困急  
女號啼宛轉家人驚擾召巫巫云是木客所為  
不可殺久當自去薄暮乃解昇女歸色萎如蠟  
病踰月乃瘳顏狀終不復舊成癡人矣

鬼卒渡溪

紹興癸 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  
聞隔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  
二十餘輩意其 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齊探

囊子錢登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

鬼鄧漢說

### 龍門山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顛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僧相去差遠既寢聞戶外人呼聲驚怪不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床欲走門已爲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

應甫問荅間石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即主僧宿焉且詢其怪曰山鬼所爲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能相犯云

邑士鄧慥說

### 柳卒唐顛

南城鄧某宣和五年爲郴州戶曹掾時牢城卒唐勝出處詭異語默不常若病風狂者人目之爲唐顛有母無妻子嘗以過逃去久乃從蘇仙山白鹿洞中出言洞中大有佳境山川邑屋別一人間也或問爾何不遂留曰老母在安可不



歸異時去未爲晚細扣之則不荅喜飲酒常以  
馬通及蛇寶了懷詣人索酒若呼與之酒雖副  
以糞穢亦不拒嘗携毒虺來掾廳掾呼至庭下  
酌大白飲之唐欣然一吸而盡取虺齧食留其  
半曰姑藏之以俟晚飲每醉後輒坦其腹使人  
以鐵 撞之如擊木石顏色略不變後不知所

終掾之孫  
植說

### 復塘龍珠

豫章武寧縣復塘村乾道己丑歲七月二十一

日白晝雷雨大作數牧童放牛壠上見西北方  
電光中二龍鬪良久東南震霆數聲起逐退之  
二龍奔逃墜一物於半空中大如車輪上下凡  
數十而不止少頃紅霞白雲盤旋圍繞竟不得  
上遂墮田間其光漸微僅若鳧卵大圓明如珠  
衆童競取之二樵者見其爭不已為擊以斧欲  
碎而分之極力不少傷相近富人余氏聞之來  
觀見光采異常知其龍珠也易以數十錢映空  
而視中有仙女焉遂為所得府帥吳明可給

事聞而訪之余氏以偽珠塞命吳亦不復取自  
此後邑境連年水災繼以荒旱莫朕其故也

建昌犀石

建昌縣富民有不肖子常亡賴縱飲因大醉卧  
路旁既醒見一石如盃大巉崿可愛日光射其  
中有物焉審視之則犀牛也不甚以爲貴持往  
江州德安潘氏者竒之餉錢十萬取其石後其  
父聞而索之已無及矣時乾道五年八月也

陳氏妻

新塗民陳氏所居在修德鄉之郭下里隆興初  
元妻爲物所魅經數年百方禳逐弗効夫問之  
汝常日所見幾何人厥狀何如妻曰先有白衣  
人強我同寢我每績麻時老嫗必來伴績仍携  
兩童爲執爨無日不然姑亦苦之謂婦曰若至  
當報我婦奉教會嫗入室走白姑姑挾刃徑往  
褰帳嫗正理麻即斫之嫗示以囊金曰所爲來  
欲富汝家安得殺我姑遂止轉眼間已滅不見  
陳曰妖易治爾磨刀授妻曰白衣至便斫之妻

如言舉刃中肩怪走而嫗至焉曰郎與若相處  
許久今乃謀殺之何無人情如此使在家受盡  
楚痛展轉不能亦不恨汝令我來覓藥妻不應  
刀猶在手伺隙割其脇嫗奔大山風掀裙起狐  
尾露焉俄兩女童哭而至曰汝已傷我郎君又  
傷我婆婆可謂無義妻連斫之皆化爲石自是  
絕不來

謝生靈柑

溫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

不啻飢渴謝生搏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  
夜拜樹下膝為之穿裂詰旦已累累結丹實數  
顆跪摘以奉母食之痼疾遂瘳聞者傳為孝感  
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詞歌誦其美目曰靈柑詩  
軸郡守王漑巽澤詒書它邦夸廣其事惜不上  
諸朝揭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之芳塵以示不  
朽時淳熙十四年也

許德和麥

樂平明口人許德和聞城下米麥價高今幹僕

董德押一船出糶既至而價復增德用沙礫拌  
和以與人每一石又贏五升不數日貨盡載錢  
回甫及家天氣正好晴忽變陰暗雷風掀其目  
於田間即時震死

夷堅丁志卷第十九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五事

郎巖妻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塞卒長郎巖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肯言初巖嘗與倡暱妻不勝忿妬自經死于房雖葬猶數為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言巖向



空中唾罵之。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  
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道我亦  
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終慮其害已。馳還  
鄉。中途憩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  
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弃我邪。宜速  
反。黃不敢荅。但冥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  
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畜  
產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黃資深

黃資深秀才廣昌人館于鄉里王氏去主家百步許有婦人自言主家女來與亂既久遂病療主人疑焉子弟於薄暮見牝狗銜酒器人立而扣館門匿跡窺之黃啓戶延入俄聞飲食語笑聲亦未敢呼問明日密詢之諱甚力是日且晚狗趨屋後山間久不返子弟隨觀其所爲乃入破冢中戴髑髏而出急逐之弃而走追擊以杖殺而曳歸剖其腹似有孕一物如皮球膜裏皆精液凝結如乳即煮熟之加鹽醃託爲野物

以啗黃婦人遂不至黃他日始知其詳大驚愧  
然所患瘵疾亦愈

廣昌黃  
襄說

### 蛇妖

蛇最能爲妖化形魅人傳記多載亦有真形親  
與婦女交會者南城縣東五十里大竹村建炎  
間民家少婦因歸寧行兩山間聞林中有聲回  
顧見大蛇在後婦驚走蛇昂首張口疾追及繞  
而淫之婦宛轉不得脫叫呼求救見者奔告其  
家鄰里皆來赴莫能措手盡夜至旦乃去又壕

口寶慈觀側田家胡氏婦年少白皙春月餉田  
去家數里負擔行山麓過叢薄中蛇追之婦弃  
擔走未百步驚顫而仆為所及以身西繞舉尾  
褰裳其捷如手裳皆破裂淫接甚久其夫訝餉  
不至歸就食至則見之憤恚不知所出呼數十  
人持杖來救蛇對衆舉首怒目呀口吐氣蓬勅  
如煙衆股栗莫敢前但熟視遠伺而已數日乃  
去婦困卧不能起形腫腹脹津沫狼藉昇歸下  
五色汁斗餘病逾年色如蠟宜黃縣富家居近

山女刺繡開窗每見一蛇相顧咽間有聲鳴其  
傍伺左右無人疾走入室徑就女為淫時時以  
吻接女口又引首搭肩上如並頭狀女啼呼宛  
轉不忍聞家人環視欲殺蛇恐并及女交訖乃  
去遂妊娠十月產蜿蜒數十南豐縣葉落坑紹  
興丁丑歲董氏婦夏日浴溪中遇黑衣男子與  
奸合又同歸舍坐卧房內家人但見長黑蛇亦  
不敢殺七日而後去婦蓋不知為異物也此四

女婦皆存

士人傅合寶慈  
道士黃師肇說

二狗怪

臨川縣曹舍村吳氏女未嫁而孕父母責之女云每夕黃昏後有黃衣人踰牆推戶入強我與交因遂感孕家人密伺之果如女言將入迎椿以刃即死取火照視乃鄰家老黃狗也以藥去其胎得異雛焉南城竹油村田家嘗失少婦尋捕無迹半月而後歸云為烏衣官人迎入山處大屋下飲宴相歡不知何人也自是常常失之或至旬日家人以為山鬼率鄰里壯男子深入

探逐正見大石穴如屋黑拘抱婦酣寢不虞人  
至無復能化形遂擊殺之以婦歸

紅葉入懷

撫州金溪士人藍獻卿妻頗有姿貌與夫歸寧  
母家肩輿行塗中風雨暴作空中飄紅葉冉冉  
入懷鮮紅可愛撫翫衣捨至夜恍惚間有人登  
床與接及明告其夫俄得狂疾言語錯亂被髮  
裸跣不可制藍大以爲撓醫巫無所施其伎了  
不知何物爲妖也

朱極說

楊氏竈神

南城楊氏家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  
向入所貯牛橐屋中藉草而寢霜重月明寒不  
得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偃也直趨屋  
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勁風咫尺  
翳暝虎若被物逐倉黃走衆偃亦散旣神人傳  
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  
受楊氏祭祀有年矣公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  
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



家竈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  
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上後其父怒解子得  
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

縣士羅  
大臨說

### 姚師文

姚師文南城人建炎初登第得宜春尉以死家  
之田園先以歲饑速售產去而稅存妻弱子幼  
莫知買者主名閱十餘年負官物至多邑令李  
鼎治逋峻繫姚子於獄累月會歲盡鼎憐其實  
窮使召保任立期暫歸子至家除夜無以享獨

持飯一噐祀其父告以久囚不能輸稅之故哀  
號不已屋上忽有人呼小石驚視之父衣公服  
立索紙墨筆硯子欲梯而上止之曰幽明異塗  
不宜相近第置四物簷間可也子退忍淚屏息  
遙望之姚稍步及簷坐就膝書滿紙擲下俯拾  
之際父遂不見新歲持死父書至邑邑宰讀所  
書某田歸某家稅當若干逮逐人至皆駭異承  
伏子乃得免子婦之父董在臨川素相善亦往  
訪之空中揖語相勞如平生且請具酒席叙疑

而不見形董曰以何禮為席曰與生人等耳董  
如言相對盡敬不敢少慢又語及教子為出論  
題說題意主張有條理罷酒始辭去仍囑善護  
其子自此寂然

朱承議

南豐朱氏之祖軾字器之就館於村墅嘗告歸

邑中居道如廁見一農夫自縊而氣未絕急呼  
傍近人共救解之既得活詢其故曰負租坐繫  
負不能輸雖幸責任給限竟無以自脫至於就  
死豈他所欲哉問所負幾何曰得數千錢便了  
特無所從出朱隨身齋挾僅有此數悉與之不  
告姓名而行歲夕無以祭神亦不悔也後以累  
舉恩至承議即生五子京至國子司業彥終待  
制褒為郎官襄至郡守皆知名世當朱公清健康  
寧及見諸子達官享甘旨年八十有餘乃卒里

中人至今能言之

巴山蛇

崇仁縣農家子婦頗少人因往屋後暴衣不還  
求之鄰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見遂詣縣告縣爲  
下里正揭賞搜捕閱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  
十里山絕高峻樵者負薪歸至半嶺望絕壁崑  
崖間若皂衣人擁抱婦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  
于地尋磴道攀援而上稍近兩人俱入穴中穴  
深不可測樵歸報厥夫意爲惡子竊負而逃者

時日已夕不克往至明家人率樵至其處偵視  
莫敢入或云穴深且暗非人能處殆妖魅所爲  
宜委諸巫覡聞樂安詹生素善術亟招致之詹  
被髮銜刀禹步作法先擲布巾入須臾青氣一  
道如煙吹巾出又脫冠服擲下亦爲氣所却詹  
不得已裸身持刀躍而下穴廣袤如數間屋盤  
石如牀婦人仰卧大蛇纏其身奮起欲鬪詹揮  
刀排墮床下挾婦人相繼躍出婦色黃如施瞑  
目死詹爲毒氛熏觸困卧久乃蘇含水嚙婦

婦即活歸之明日始能言云初暴衣時爲皂  
人隔離相誘不覺與俱行亦不知登山履危但  
在高堂華屋內與共寢處飢則以物如餒與我  
食食已即飽心常迷蒙殊不悟其爲異類也  
人共請詹盡蛇命詹曰吾只能禁使勿出不能  
殺也乃施符穴口鎮之自是亦絕

### 興國道人

劉大夫子昂爲贛州興國宰一子年十七八歲  
嘗出書館中見醉人酣寢于階下令掖出則當



日在市貨藥道人也明日復然疑其異人命挾入齋舍揖使坐焚香作禮道人曰郎年少拜我何爲且何所求也劉曰某觀先生必非尋常人願求祕術爾道人笑探布囊取文字三卷緘其二皆長二寸許僅如指大堅緊若木石悉以授之戒曰謹守護勿遺失勿泄於人先取不封一卷敬行之餘以次啓視書盡則事成矣丁寧反復乃去劉大喜退發其書皆符籙呪術也依法稍行之無不立驗呪一棗真水缸中試飲病者

無新故癘篤輒愈請水者雲集父聞之大以爲  
憂詢小吏得其實索書欲觀子不敢隱取以示  
即命焚之火畢室有聲如雷少頃神將數輩如  
世所繪天下力士者涕泣辭訣謂子昂曰明府  
誤矣賢子當積功行而得道今乃如此何不祥  
甚邪豈惟不得道將致禍某年受大難不可禳  
也言訖隱不見及期子果死

陳磨鏡

衡州陳道人以磨鏡爲業中年忽盲但日凭妻

肩行於市嘗到衡山覺有拊其背曰陳翁明日  
出郭相尋無失約明將往妻止之曰蠻寇方擾  
安撫李尚書以重賞募級或有殺平人以應令  
汝設遭此柰何遂已明日復遇之約如初且責  
其失信陳語其故曰明日但出無害也乃如之  
至則一道人携陳手行官道上詣粉牆後附耳  
語俄傾別去不知所言何事也自是陳不復出  
獨令妻自行磨鏡以取給而閉戶端坐過百日  
雙目瞭然復明顏色潤澤如少年時頗能談人

未來事至今猶往來湖湘間

右二事  
余翼說

### 烏山媪

新建烏山村乾道辛卯歲邑境饑疫有田家十  
餘口盡死唯老媪與小孫在未幾媪亦死孫力  
疾出哀祈鄰里丐掩葬皆畏病染不肯往越五  
日媪手足微動俄體煖目開遂復活孫掖起坐  
問之曰數日何所往若外人肯相助則入土矣  
幸而不至豈非天乎媪曰我了不覺知但見人  
喚我去仍擔我破籠隨行到橋邊一人自橋而

下令留住行李使行橋上碩來者紛紛在泥在水舉足如陷不暇問前詣官府朱扉洞開門內朱紫衣冠緇黃男女被驅逐甚衆路逢縣中舊識吏問是何處吏曰非汝所知汝不合來此皆是劫會中人五百年當一小劫吾掌綾絹紙三等簿紙簿勾已盡絹簿亦勾半汝係簿內人然未當至宜急回使人引出復過橋守者舉手加額曰還爾籠爾有善心脫此劫會吾爲爾喜今速歸救爾屋宅遂失脚墮橋下乃甦

齊巖說

陳巫女

南城士人于仲德為子斷納婦陳氏陳世為巫女在家時嘗許以事神既嫁神日日來惑蠱之每至必一犬蹕躍前導陳則盛飾入室以須眾皆見犬不見人踰時始去于氏以為撓召道士奏章告天陳稍甦自言比苦心志罔罔不憶人事唯覺在朱門洞戶宮室之中服飾供帳華麗煥好一美男子如貴人相與燕處如是甚久其母忽怒呼謂子曰不合留婦人於此今上天有

命汝將柰何盍以平日所積錢為自脫計子亦甚懼遽云急遣歸自爾復常于氏父子計以婦本巫家故為神所擾不若及其無恙時善遣之遂令歸父母家竟復使為巫

王三  
錫說

### 雪中鬼迹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雜擾勿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怪而凝寒陰翳咫尺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略無所覩明

旦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  
蹤相半或流血污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  
絕自十八卷至此除路當可一事外  
皆建昌士人鄧植端若轉爲予言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



此影宋鈔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外間亦  
有之書也洪公撰夷堅志原書四百二十  
卷初十集以甲乙等十干記次以支甲支  
乙等記次以三甲三乙等記次以四甲四乙  
等記祇有次以五甲五乙所流傳雜取支與三志湊  
成十集非其舊矣此雖四集為是  
志之原文去於宋刻向托友人從宗  
刻影鈔今宋刻歸余而此影鈔者遂  
居乙否藏諸讀未見書齋中以為  
副本適余師有洪太史欲購藏之世

製述部筒注後卒以清俸無多難  
于割直旅款物原所好而必有力以副  
之云為難也後為記

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宋刻本由萃古齋  
售於石冢嚴久能今又為何夢華買出  
其歸宿未知在何處今所藏宋刻有夷  
堅支甲一至三三卷七以兩卷皆小字棉帛  
者夷堅支壬三至十共八卷夷堅支癸一  
至八共八卷皆大字竹紙者近又得夷  
堅志乙一至三三卷為大字棉帛者此  
本係舊鈔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支庚  
支癸二十卷又三志已十卷三志辛十  
卷三志壬十卷取兩集以配全而其本  
皆不全本也每見近時坊刻稱夷堅

志者大都發源於是而向日又異矣  
天壤甚大未識洪公所著夷堅志  
志其宋刻能一一完全否痴心妄  
想其有固未可必其無亦安敢必  
耶嘉慶丁卯正月六日復公函不悉識